

寻根文学 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

中国
当代

文学史资料丛书



程光炜 主编
谢尚发 编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寻根文学研究资料

程光炜 主编

谢尚发 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根文学研究资料 / 谢尚发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978-7-5500-2187-7

I. ①寻… II. ①谢…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0724号

寻根文学研究资料

XUNGEN WENXUE YANJIU ZILIAO

谢尚发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臧利娟 李梦琦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187-7
定 价	4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30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程光炜

—

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期。后三十年中，又有“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等不同段落。本丛书的选编对象，是后三十年文学。然而，文学发展脉络除不同段落之外，还应有先后出现的流派、现象和社团将之串联成一个整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二十年代的文学就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沉钟社、未名社等大大小小的社团或流派，从这些现象中，既可观察这一段落文学的起伏跌宕、相互排斥与前后照应，也能对它们的纹理组织和贯穿线索有清楚的了解。

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沉淀不够，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还较短，它作为一个历史河床的激流险滩就来不及显露出来，供研究者做准确的测量、计算和评估。按照我做历史研究的习惯，凡是漂浮在文学批评和各种文坛传说中的文学现象，都不会列入研究目标，我会耐心地等它逐渐沉淀下来，待纹理组织和脉络线索都清楚显露出来之后，才把一个个作家作品这种单位摆放进去，设置一个位置。观察思潮，也应该强调它的历史稳定性，否则宁愿放着不做。但是我们知道，自所谓新时期文学开始运作之后，被文学批评推出的文学现象就层出不穷，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而且它们大都被已经出版的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用，在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堂上讲授了几十年。我没做过统计，关于它们的各种论

文不说上千万字，少说也有几百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研究论文详细讨论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①，或者对某现象的内涵外延加以界定^②，也分析到某现象在向另一现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③，如此等等。由此说明，当代文学史历史分期、段落传承、概念界定、现象、社团和流派等等的历史化研究，也并不像有些悲观者认为的那样犹如散兵游勇，布不成阵。^④

因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话剧、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文化散文、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到60后作家三十年来的文学史序列，除作家主动提倡、文学批评和杂志组织等推动因素外，是否还有社会思潮的刺激、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圈子的催发，还都没有被认真清理和反思。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沉钟社、新感觉派、乡土小说、京派、海派等社团和流派的文献史料，是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来默默无闻地爬梳、搜集、辑佚、整理和研究，才逐渐浮出历史表面，最后被确定下来，成为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的。而我知道，对当代文学史上这些重要现象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还只是处在启动的状态，更不用说以一所大学之力，几代学者之力，开辟为研究领域了。虽然如上所说，零星的“关系”“转型”“段落传承”等研究已有不错成果，但与现代文学史如此大规模、长时段和投入几代学者之力的宏大工作相比，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事实，必须引起学界同人足够的重视。

二

本丛书的编撰是一项进一步充实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料整理的工作。它分为《伤痕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改革文学研究资料》《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先锋小说研究资料》《新写实小说研究资料》《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朦胧诗研究资料》《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先锋话剧研究资料》《文化散文研究资料》《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茅盾文学奖研究资料》《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研究资料》和《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资料》，总计十六种，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的重要现象。如果按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现代文学史社团、流派、现象的观点，可以将十六种资料略作

分类。第一类为文学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话剧”“文化散文”“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外国文学译介”等；第二类为社团，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等；第三类为流派，例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所谓文学现象，是指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集中反映着当时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状况、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尤其是文学探索的精神。随着这些思潮的转移、跌落，这些现象也随之弱化和消失。所谓文学社团，按照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它一定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相对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关于这一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都符合这些条件。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凡文学社团都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例如“朦胧诗”，它源于1969年出现于河北白洋淀插队知青中的“白洋淀诗人”，主要成员有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岳重（根子）、孙康（方含）、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雏涌、戎雪兰等，在北京工作或在外地插队的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也曾与这些诗人有交往。1978年12月，创办了诗歌小说和美术杂志《今天》，而以发表诗歌为主。杂志主编是北岛、芒克，成员有方含、江河、严力、食指、舒婷、顾城、杨炼等。由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代表了该杂志的章程、组织和文学主张，他们宣称：该杂志是要“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⑤《今天》这个文学社团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杂志延续至今的一个社团。虽然，它的主编、编委和成员几度变化，该杂志后来还转移到国外，但仍然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可以作为文学流派来研究的。首先，它们都曾有自己的“文学宣言”，固定的作者圈子，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不仅影响了后来一代作家的创作，而且通过创作转型，当年的创始者后来也一直延续着当年的文学主张、审美意识和创作风格，例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寻根），余华、苏童（先锋）等。

鉴于上述社团、流派和现象的史料非常分散，缺乏系统整理，本丛书拟

以“资料专集”的形式出版。作为同类著作的第一套大型工具书，我们力图通过勾勒后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展现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意识到，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下一步更为细化、具体的史料整理工作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从当代文学史文献收集、辑佚和整理工作的长远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社团史”“流派史”等，也应在不远的未来启动和开展。比如，“白洋淀诗人群”与《今天》杂志的沿革关系，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诗人回忆文章，但缺乏详细可靠的考证。又比如《今天》杂志编委会在八十年代的改组和分裂，也是各执一词，史料并不可靠。“寻根文学”的发起是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那次文学的“当代性”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由哪些人发起、组织，具体策划是什么，与会人员名单是如何选择、确定，没有翔实材料予以叙述，零星片断的叙述倒是不少，仍不能令人满足。另外，散会后，韩少功、阿城等是如何产生写作那些“宣言式”文章念头的，具体情形包括活动情况，研究者仍然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社团史”“流派史”史料丛书的陆续问世，仅凭简单材料写出的同类著作不仅价值不高，历史可信度也很低。这套书的工作，仅仅是为这一长期并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打下一点初步基础而已。

三

在编选体例上，我们在遵循过去文学史史料丛书规则的前提下，也对这次编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主选论文是全文收录，资料索引只选篇目和文章出处。在资料索引部分，要求编选者尽量穷尽能够找到的资料，当然非正式出版的报刊不在此列。

二、视野尽量开阔，观点具有历史包容性，强调点与面的结合。主选论文，应以当时文学思潮、论争文章和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编选对象；突出主要作家作品，一般作家作品可放在资料索引部分，作为对主选论文的陪衬，但也要求尽可能地丰富全面。

三、鉴于每本资料只有三十万字左右规模，这就要求编选者具有“选家”的眼光，用大海淘沙的耐心和精细触角，把对于历史来说，值得发掘和发现的

文献史料贡献给各位读者。

由于各位编选者都在大学工作，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尽管这套丛书筹备了好几年时间，还经过开会商讨和电子邮件的多次协商，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丛书，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它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

注释：

①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这篇论文运用详细材料，叙述了阿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棋王》后，被仲呈祥、王蒙等归入知青小说。1985年提倡“寻根文学”后，更多的批评家开始按照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认为它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阿城也有意无意根据采访要求，重新讲述这篇小说是如何寻根的故事。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知青小说”向“寻根文学”转换过程中的某种秘密。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作者力图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脉络中，分析“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在九十年代全球化大潮中逐渐衰老的深层背景。

③吴义勤的《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论及余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还有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赵园，一次就曾当面对笔者谈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菜市场”。这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秩序的看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分普遍，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表明许多学者在耐心阅读已有成果之前就下结论的草率。

⑤《致读者》，载《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目 录

1984：杭州会议

- 1 | 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对话 共同探讨文学新课题 / 周介人
- 3 | 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 / 周介人
- 9 | 寻根：回到事物本身 / 李庆西
- 25 | 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 / 蔡 翔
- 32 | 杭州会议前后 / 韩少功
- 36 | 梦里潮音 / 鲁枢元
- 40 | 我的1984年（之一） / 李杭育
- 49 | 我的1984年（之二） / 李杭育
- 60 | 我的1984年（之三） / 李杭育
- 71 | 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 / 陈思和

1985：寻根宣言

- 76 | 文学的“根” / 韩少功
- 82 | 理一理我们的“根” / 李杭育
- 88 | 文化制约着人类 / 阿 城
- 92 | 我的根 / 郑万隆
- 96 | 跨越文化断裂带 / 郑 义
- 98 | 又是一些话 / 阿 城
- 100 | 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 / 贾平凹
- 103 |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 / 郑万隆
- 111 | 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演讲 / 韩少功

相关研究

- 121 | 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 / 陈思和
- 135 | 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
——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 / 季红真
- 150 | 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
——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续） / 季红真

- 160 | 札记：关于“寻根文学” / 南 帆
- 172 | 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 / 李洁非
- 192 | 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
——重评寻根文学思潮 / 张清华
- 204 | 启蒙角色再定位
——重读“寻根文学” / 孟繁华
- 216 | 论《棋王》
——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 / 陈晓明
- 244 | 在“寻根文学”周边 / 程光炜
- 263 | 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
——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 / 季红真
- 273 | 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 / 许子东
- 284 | 附录 寻根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对话 共同探讨文学新课题

周介人

为了加强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感情交流,《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家于八四年十二月中旬在杭州联合召开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的对话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的回顾与对未来文学发展前景的预测。在回顾与预测的过程中,与会者一致就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只有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性,才可能走向世界。离开了当代性而追求历史性与世界性是行不通的。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性呢?

有的同志从分析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出发,认为这部作品所以深受当代青年读者的欢迎,因为它摆脱了以往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常见的人物、常见的冲突的束缚,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察并表现了发生在当代青年心灵中智慧的苦闷。这种苦闷虽然主要表现在当代思想文化层次较高的先进青年身上,却富有我们这个变革时代永不满足、不断求索的时代精神,因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由此看来,文学的当代性首先在于它所表现的生活、冲突、人物、灵魂能使当代读者感受到自己与当代世界在物质、文化、道德、感情、哲学上的时时相关的联系。

有的同志则从分析阿城的《棋王》出发,认为这篇小说的题材取之于十年“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已为当代许多作家描写过,小说的写法也不新,基本上借用传统的说书艺术来叙事,但是这篇小说却具有比较深刻的当代性。也就是说,作者通过一个底层青年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表现了作者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而这种

发现与认识正是今天我们搞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立足点之一。同时，作者通过棋王还表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创造常常为无数偶然的合力所造就，但创造奇迹的人，还是平凡的“人”。小说对人的本质力量、对人的智慧的内在价值所作的探讨，赢得了当代青年读者的共鸣。由此看来，文学的当代性不仅表现在作品描写了什么事物，而且还表现在作家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处理、组织、表现这个事物。

通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是一个对文学创作的综合性要求：既包括题材问题，也包括观念问题；既包括内容问题，也包括形式问题。它不仅要求我们的作家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方面同时有所突破，而且要求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有胆有识，敢于从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提出新问题，总结出新观点，冲破某些文艺理论教科书中的僵化模式，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以满足时代和人民的新的审美需要。

在对话会上，除了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外，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们还互提要求，互相勉励。青年作家们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了适应与反映这个时代，希望批评家与作家们一道，“换一个活法（即改变陈旧的生活方式），换一个想法（即改变僵化的思想方式），换一个写法（即改变套化的表现程式）”，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更加多样化。他们希望青年批评家们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评个性，“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锄自己的地”。青年批评家们则希望青年作家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不仅要立志给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画廊增添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而且要真正创造出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的疆土，使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原载《西湖》1985年第2期

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

周介人

[前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中,大家集中就小说观念与文学批评观念进行了研讨。这次于一九八四年岁末举行的会议,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发生了潜在的影响。在八五年的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几位青年作家、评论家都在会上发了言,凭我个人的记录与回忆,他们发言的要点是:

韩少功:小说是在限制中的表现,真正创造性的小说,都在打破旧的限制,建立新的限制。

阿城:限制本身在运动,作家与评论家应该共同来总结新的限制,确立新的小说规范。这种新的小说规范,既体现了当代观念,又是从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的。

陈思和: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应该融会。

李杭育:当代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人物进行文化综合分析的方法。小说的变化,首先是作家把握世界对思路的变化。

鲁枢元:对于作家来说,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

黄子平:文学的突破与发展,是同对人的理解的深度同步的。

季红真:人永远处于历史、道德、审美的矛盾与困惑之中,文学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把握。

吴亮: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人应该调动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在理

性之光的光圈之外，是一个神秘而具有诱惑力的世界。

郑万隆：每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应犁自己的地，不要犁别人耕过的地，在创作上，犁“公共”土地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

陈建功：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作家尤其需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上进行变革，所以我主张“换一个说法，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写法”。

李陀：应该张开双臂迎接小说多元状态的到来，文学思潮的共存竞争与迅速更替，是社会主义文学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在对话会议结束时，《上海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茹志鹃、李子云同志委托我作最后发言，现将当时的发言稍加文字整理，发表如下：

我们的对话会议，自始至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就是阿城在会议开始时所提出的：究竟什么叫小说？究竟什么叫文学批评？

在座的都是小说家、批评家，发表了许多作品之后，忽然产生困惑：小说（及批评）是什么？我搞的是小说吗？我应该怎样写小说？这情景是不是有些荒诞呢？

其实，同一个问题，人们常常在不同的境界上来加以谈论。我们今天谈论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的境界是：如何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力地介入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的结构面。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变得多样化的世界。经济上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治上的民主化与“一国两制”；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多样化不仅已经成为客观趋势，而且成为当代人的一种文化心理需求。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借鉴技巧来表现当代生活感到忐忑不安时，正是当代的读者在文化心理上给予呼应；而当《棋王》一反潮流，以中国最传统的说书艺术来表现当代青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痴迷时，又是当代的读者给予文化心理上的认同。

当代人并不偏食，他们比任何时代的读者更希望享受精神生活的多样化。

文学的多样化是一个进程，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表象性多样化，另一个层次是本体性多样化。我认为，本体性的多样化亦可以称作“多元化”。以文学批评而言，正如在座的许多青年评论家指出的，我们既应该有旨在“浇花”“锄草”，为文学创作服务的文学批评，同时也应该有虽然不脱离创作，

但并不是为具体创作服务的文学批评；这后一种文学批评，是在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边缘地带生长起来的，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循环、自己的生命的自满自足的智慧之花。我们今天谈论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实际上就是突破了表象性多样化的层次，而进入本体性多样化的境界了。

当多样化向深度与广度前进的时候，就涉及对传统规范的态度问题。多样化的创作实践、批评实践，使小说和评论再不能用原有的小说法则和批评规则来整除，“余数”越来越“大”，于是，人们对原有的“商”——传统观念产生了科学的怀疑：究竟什么叫小说？什么叫批评？

其实，出现在某些同志文章中的“传统”，已经把我国真正的文学传统简化了。中国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与批评传统本身是丰富而富于变化的，以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五四白话小说传统、《讲话》以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传统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何况在古典小说传统中又可进一步分出传奇、志怪、笔记等等面目各异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所以，确切地说，我们的小说传统与批评传统本身并不是划一化、凝固化的，倒是我们有些文章把这个传统模式化了、“一元化”了。于是当今文坛上同时出现两种创作心理趋向：深感到“传统模式”束缚创造力的同志，力主“反传统”；而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丰富而活泼的同志，则又倡导“找传统”。其实，这两种趋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力图改变出现在某些书本上、文章中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使小说与批评进一步获得解放，以适应当代人的文化心理需求。

在科学地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正如季红真同志在这次发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鲁迅既是中国僵死的封建传统最激烈、最勇敢的反教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合金”。我们要建构关于小说与批评的富有当代性的观念，也必然是这样：一方面对传统中的僵化的模式发出挑战；另一方面继承传统中那些富有活力的因素。思想上的挑战与思想上的继承有时是一回事。因为，思想的继承是一种转移与流动，当思想从一个头脑传向另一个头脑时，它并不是像硬币那样，原封不动地把价值从前人手中转到后人手中，从这一部分人手中，转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思想在头脑之间流动、转移时必然要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解释、重新添加。于是，它的结构与价值一定发生变动；于是，对它的挑战与继承同时在运动中进行。当我们从与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今天的讨论，大家就会明白，我们并不是在中学生或一年级大

学生的水平上谈论什么叫小说，什么叫批评。不，我们是在对文学的历史重新发现，重新整理。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只有通过变化和重新整理、重新认识，才能以文化传统的形式流传下来。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讨论会所做的，也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角度，介入这样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我们不必老是对前辈们说，你们代表历史，你们代表传统。我们应该说：我也是历史，我也是传统，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尽职地发展历史，闪光地延续传统。

除了从当代人的多样化需求与传统意识的视角来观察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人对自身的把握来认识我们的论题。我很同意黄子平发言中的一个观点：文学的突破与发展，是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深度同步的。

当代人从过去不久的“十年内乱”中走过来，带着一个装满了新鲜的经验教训，因而使理性思维非常健全的头脑。理性思维的健全首先表现在：理性能够不断地向理性自己提出疑问。人的理性的光圈有限度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反理性，恰恰是在理性地思考人的理性力量。究竟什么叫小说？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不懂小说，或者“反小说”，恰恰是为了理性地思考小说。人们需要艺术，需要小说，本来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新的感知，为什么有些艺术模式、小说模式都正相反，在使人们麻木、钝化，甚至丧失对于世界的感觉？这就是说，人的理性力量向人的理性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理性在把握世界时的广度、深度与限度。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境界上，重新考虑自己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

毫无疑问，我们是尊重理性的，正是理性的力量，使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观念性图景。没有理性的参与、渗透、制约、指导，我们还能进行自觉的创作吗？当然不能。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尊重健康的理性，所以才必须反对“理性主义”与“唯理论”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整体，人的感觉器官与人的思维器官融化在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中，人是在自己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的不同层次的结合中逐步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主义”与“唯理论”却割裂了人的整体，把“理性”看成是人唯一的本质力量，将理性与感性人为割离，导致了什么呢？不讲感性的理性，演化成“神性”；不讲理性的感性，蜕变为“兽性”，这样就丧失了健康的人性。十年内乱，也就是把理性推崇到极端的程度，然后产生非理性、反理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加深了对人的